万里征途入诗行

■朱延涛　张亚琼

深阅读

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长征期间主要创作了《十六字令三首》《忆秦娥·娄山关》《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等诗词。在长征系列诗词中，诗人将残酷的军事斗争书写为波澜壮阔的英雄史诗，为长征赋予了思想灵魂，使之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红色基因和精神财富。

一

牺牲与胜利的荣耀，是毛泽东长征系列诗词的重要主题。

《忆秦娥·娄山关》将红军将士的牺牲写得沉郁而悲壮。关于这首词，诗人自注：“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一句艺术化再现了红军攻克娄山关的悲壮情景，连绵不绝的山峦，正如无边无际、波涛翻涌的大海，而那快要落山的残阳，亦如烈士鲜血般红得刺眼、让人心痛。山峦终被红军征服，烈士的鲜血不会白流。这两句词，抒发了诗人因攻克雄关而生发的无限感慨。

与牺牲相伴的是胜利的荣耀。“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折射出红军将娄山关踩在脚下的喜悦，“漫道”二字则展露出藐视强敌的豪迈情怀，“从头越”更是道出了诗人内心深处的奋发之情。这两句词生动表现了革命队伍敢于攻坚克难的坚强决心和无畏勇气，也抒发了诗人的一腔英雄豪气以及胜利带来的自信豪迈。

征服娄山关可歌可泣，巧渡金沙江令人振奋。“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七律·长征》），一个“暖”字，生动表现了红军渡江成功、摆脱追兵的喜悦，也抒发了诗人领导红军跳出强敌包围圈的快慰之情。胜利尚未来得及庆祝，飞夺泸定桥却又遇惊险。一个“寒”字，将飞夺泸定桥战斗中的艰辛与牺牲表达得含蓄而悲壮，蕴含着对烈士牺牲的哀悼，同时传达出诗人对成功夺取泸定桥的深沉感喟。

在长征系列诗词中，牺牲与荣耀通过诗人的诗意表达被记录下来，使之永远定格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中。

二

只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才能战胜困难、告慰牺牲、赢得胜利。毛泽东长征系列诗词中，有一系列雄浑壮阔、蕴含着斗争精神的意象，如“山”“水”“宝剑”“雄关”“长缨”“红旗”等。通过艺术化表达，诗人将红军将士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大无畏气概展现得淋漓尽致。红军的斗争精神和其中蕴含的斗争哲学，成为毛泽东长征系列诗词的深层精神内核。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十六字令三首·其一》），这里用夸张手法极写山之高峻。山虽然高而险，但仍然被红军快速跨越，反衬出红军征服高山、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十六字令三首·其二》），重峦叠嶂、高低起伏的群山“倒海翻江”，异常险峻，但没能困住和吓倒英勇的红军，反而激起红军的不屈斗志。山，在这里成为红军精神的象征。

对于红军来说，山是征服目标，也是胜利见证，更是精神化身。而水，则是“金沙水拍云崖暖”的精神洗礼，是“江河横溢”的斗争舞台。故而，自然界的山与水，不再是阻隔红军前进的障碍，而成为淬炼红军英勇顽强战斗精神的阔大战场，构成凸显红军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宏大背景。

山与水只是自然环境的考验，紧追不舍的国民党军队，才是最大威胁。面对凶残强敌，毛泽东深知，必须锻造一支上下同欲、无坚不摧的革命队伍。有了这样的革命队伍，任何敌人和艰难困苦，都会被踩在脚下。故而，诗人一直在诗词中强化红军这个集体身份，如“红军不怕远征难”“三军过后尽开颜”“大军纵横驰奔”等，都突出的是红军集体。“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表面上看是赞扬彭德怀的个人英勇，实则是对红军指挥员群体的肯定。

毛泽东长征系列诗词中的斗争精神，与中华民族“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文化基因一脉相承，体现了中国人民顽强拼搏、共克难关的民族品格，成为中国共产党“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源泉，它已经超越了具体历史情境，激励着我们在逆境中保持乐观，自强不息、坚韧不拔，不断战胜困难，开辟新境界，迎来美好前景。

三

革命理想的抒发、坚守与弘扬，是毛泽东长征系列诗词的内在思想灵魂。在长征系列诗词中，毛泽东艺术化地表达出，红军进行长征是要成为挽救时局、护佑家国、安定天下的决定性力量。这为当时前途未卜的战略转移，赋予了崇高的战略目标与历史使命，并激励着红军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振兴中华、争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而顽强斗争。

“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十六字令三首·其三》），以山喻红军，将革命力量描绘成支撑天地、不可摧毁的中流砥柱，赋予红军顶天立地的英雄形象和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使命担当。这种诗性的表达，实际上就是在告诉世人：只要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在，中华民族的天就塌不下来，因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就是中华民族的“擎天柱”。

在《清平乐·六盘山》中，“不到长城非好汉”，以“长城”这一中华民族国防的象征，明确宣示了红军北上抗日的决心，以及要通过革命战争重塑中华民族新长城的深沉思考，蕴含着强烈的民族使命感、责任感。“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则着重描绘以“红旗”为中心的独特画面，红旗高高飘扬在六盘山上，象征着经过长征的洗礼，红军旗帜更加鲜艳，红军斗志更加昂扬，革命信念更加坚定。“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的问句，折射出诗人豪迈、自信、主动、进取的精神状态，这是对“唤起工农千百万”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艺术表达，也是对革命必然胜利的远景展望。

毛泽东长征系列诗词是对长征与中国革命的诗意记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的精神瑰宝，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财富，其内在的理想信念、斗争精神、强大自信、使命意识、战略思维、天下胸怀等，仍然激励着我们不忘初心、接续奋斗，为强国强军、民族复兴、人类和平贡献智慧和力量。

作品读评

回望民族觉醒的岁月

■王争亚

艰苦卓绝、波澜壮阔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为救亡图存所进行的艰辛探索和浴血奋斗。新中国成立至今，全景式或阶段性、地域性反映这段党史、军史的文献资料和文学作品可谓汗牛充栋。由冯寿淼编著的《醒狮风云录》（人民出版社）就是其中之一。

该书以宏阔的视野展现了20世纪上半叶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作品以独特的视角和散文诗般的描写，为读者了解中华民族从“睡狮”到“醒狮”的历史嬗变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个特殊年份，我再次带着“历史的发展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人民军队为何能从当初手持大刀长矛的游击武装，发展到如今跻身世界一流军队行列？”等问题，阅读这部著作，并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

本书作者秉持“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力求使作品达到历史气象与故事情节的完美融合。一方面，作者站在历史的高度，讲述影响国家民族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刻画重要人物。另一方面，他又走进历史深处，挖掘诸多珍贵细节，为作品注入了血肉与质感。

在这一创作思想的指导下，作品开篇即以毛泽东用“二十八画生”笔名发出的一则征友启事作为切入点。自谓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的毛泽东面对命运多舛、积贫积弱的国家，希望在社会上结交更多志同道合的“高人”做朋友，共同寻求救国救民之道。这一细节描写，表明毛泽东这位从一介书生成长为开国领袖、具有天下情怀的一代伟人开始走上历史舞台。又如书中“山上的争论”这一章节，较为详尽地叙述了红四军领导层对如何建军这一重大原则问题的争论。作品通过对人物语言和肢体动作的描述，让读者感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毅等老一辈领导者从革命大局出发追求真理的探索精神和出于公心的博大胸怀。这些细节描写，让宏大的战略叙事落到了一个个可感可及的鲜活生命之中，从而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

作者在文学表达中坚持重大题材作品内容的历史真实性。相较于其他类别的文学作品，以党史、军史为题材的纪实文学，更注重真实性。文学表达是增强作品艺术感染力的重要手段，而客观真实则是作品的生命所在。诚如作者所言，写这部作品，是想以“真实”的力量去感染读者。

作为与共和国同龄的人，作者自青年时代起便在一腔炽热的家国情怀驱使下，对20世纪上半叶发生在中华大地上这段改变国家命运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尤其是投身军旅之后的几十年，无论是身处基层连队，还是置身总部机关；不论是在作战部队摸爬滚打，还是在军事院校任职，作者对这段历史的关注没有丝毫减弱，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加强烈。他逐渐萌生了创作一部真实客观反映那段波澜壮阔革命斗争历史的文学作品的想法。

为保证作品的真实可信，作者于退休之后用一年的时间，不辞辛劳地进行了寻访式的“行读”。在这期间，作者尽可能多地寻访博物馆、纪念馆、陈列馆、革命旧址、战场遗址和烈士陵园，还登门拜访了健在的老前辈和党史专家。与此同时，作者还查阅了大量相关历史资料。在“行读”与查阅资料过程中，作者写下了十几万字的笔记。之后在历时两年的审稿过程中，作者又对作品所涉及的重大事件的背景及过程进行了更加缜密的考证。

对于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或重要人物讲话，作者反复查阅资料，如果找不到有力佐证资料便果断舍弃。这些都体现了作者严谨的写作态度。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毛泽东诗词历来被认为是记录和反映党史、军史的一部恢宏史诗。革命胜利之前，毛泽东在戎马倥偬的烽火岁月，写下了近30首以革命和战争为主要题材的诗词作品。这些作品诗意地反映了发生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或许是受到毛泽东诗词的启发，作者在《醒狮风云录》中巧妙地嵌入了毛泽东的诸多诗词作品，这些气象万千的诗词，为风云激荡、刀光剑影的历史增添了一抹浪漫色彩，也对远去的烽火岁月起到了“以诗咏史，诗史互证”的作用。

写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该书步入尾声。然而作者在作品的结尾别具匠心地写下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情节：1972年尼克松访华，已经进入迟暮之年的毛泽东，在与美国人谈话中，使用了“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这样的称呼，并希望他能回大陆来，实现两岸的统一。一代伟人以“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豁达表达了希望国家早日统一，进而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毕生愿望。实现中华民族真正意义上的伟大复兴，仍然需要所有中华儿女勠力同心，接续奋斗。这或许就是该书留给我们的思考和期许。

在这个古老的国度发生的那场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倒退、正义与非正义的历史较量已经远去近80年，今天的作家应当怎样回眸和再现这段改变了中国前途命运和世界战略格局的历史进程？《醒狮风云录》不失为一部在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和艺术表现手法上具有品读和借鉴意义的作品。

读书养颜

■韩　光

读书生活

一位多年未见面的老战友，刚见面便不断地夸我会保养：“跟10多年前咱们在一起时比，你变化不大，有什么保健窍门？”

我从来没有吃过保健品，也没有看过任何养生书籍，更没有听过有关养生的讲座。食人间烟火，吃五谷杂粮，任风吹日晒，我哪有什么特别的养生办法呢？老战友是个爱钻牛角尖的人，如果我不给他一个可信的答案，他会一直刨根问底的。我想了想，说：“如果说我不显老是事实的话，那是因为我每天都在读书。我是靠读书养颜的。”

老战友眨眨眼睛，露出心悦诚服的表情，说：“当年，我把‘不爱读书’当成了‘光荣的缺点’，也没在你的影响下转变观念，所以说，如今的我一脸沧桑，或许真的与读书少有关呢。看来今后我也得多读点书了，多吃些精神食粮，这样就会内心充实、外表年轻。”老战友认死理，一旦认准了的事便会坚持做下去。因此，我相信从今以后，他会多读书的。

老战友走后，我开始对读书养颜这个说法进行认真分析，觉得还真有依据。北宋文学家黄庭坚说：“一日不读书，尘生其中；两日不读书，言语乏味；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三天不读书，脸上便蒙上一层薄薄的“尘土”，眼神会空，表情会僵，说话会寡淡。清代诗人萧抡谓说得明白：“人心如良苗，得养乃滋长。苗以泉水灌，心以理义养。一日不读书，胸臆无佳想。一月不读书，耳目失精爽。”相由心生。心不养就枯，心枯了自然就“写”在脸上，面皮也就没有光泽了。曾国藩讲得更实在：“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唯读书则可变化气质。”作家三毛说得最直接：“读书多了，容颜自然改变。许多时候，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了过眼云烟，不复记忆，其实它们仍是潜在的，在气质里，在谈吐上，在胸襟的无涯，当然也可能显露在生活和文字里。”这话我信。

我十分喜欢长篇小说《突出重围》中“杀出血路，突出重围”这句话，它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在遇到困难时默念这句话，就仿佛有一股神奇的力量注入体内，让人有勇气去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身边人问我：“从不见你有发愁的时候，你为什么总是这样斗志昂扬？”我就会将这句话分享给他们。莎士比亚说：“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书是养人的。养心，养气，养神。心、气、神养好了，脸就自然光洁干净了，眼里也少了几分空洞。

这之后，无论是在电话里与战士聊起有关读书的话题，还是与基层官兵交流自己的阅读体会，我都会额外加上读书养颜这条。训练场上风吹日晒，脸上难免粗糙，可粗糙不等于沧桑。有的同志兵龄不长，脸上却写满了疲惫和焦躁；有的老班长干了十几年，脸上反倒有一种沉稳和透亮。差别在哪儿？在精气神。训练累了，翻几页书，心静下来，脸上的躁气就退了；心里有事想不开，读读人物传记，看看别人怎么扛过来的，眉头就舒展了。读书让你站岗时心里更亮堂，出操时劲头更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能激励你成为钢铁战士，长征相关的书籍能让你明白革命理想高于天。多读些有益的书，比任何营养品都管用。

一次，我在去基层与战士交流读书体会的路上，突然产生了灵感，就赶紧将它写出来：“风吹日晒皮肤糙，书中自有养颜膏。一曝十寒不顶用，长期阅读容颜好。精武浑身阳刚气，读书气质更英豪。勤读恒思悟中妙，劝君天天把书瞧。”在交流的过程中，我把它念给战士们听，不少战士很认可，纷纷把它抄下来。

读书养颜，养的是咱们当兵人的精气神，养的是站岗放哨时眼里那道光，养的是训练时的全神贯注，养的是演习时的英勇无畏。哪怕一天只读一页、只记住一句话，若长期坚持下去，心里自然有底，眼中自然有光，这光不是靠擦护肤品获得的，而是通过阅读收获的。

长征

第6798期

外国传教士眼中的长征

■汪　志

经典重读

长征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队伍里有不少外国人的身影，其中一些亲历者还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记录。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前不久，电视剧《伟大的长征》播出，在这部剧中，有一个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扣留外国传教士的情节。这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被扣留的几位外国传教士中，有一位名叫鲁道夫·勃沙特的人，他在跟随红军行走了560多天后被释放，并根据亲眼所见、亲身所感，写下了第一部向西方客观报道红军长征的著作《神灵之手》。

鲁道夫·勃沙特，1897年出生在英国曼彻斯特，1922年受教会派遣来到中国，在贵州省的镇远、黄平、遵义一带传教。他给自己取了个中文名字薄复礼，取自“克己复礼”之意。鲁道夫·勃沙特语言天赋出众，精通德语、英语、法语，汉语也十分流利。

1934年10月，薄复礼在贵州境内被红六军团暂时扣留。此后，他跟随红二、红六军团辗转行军18个月，从湘鄂川黔边境一直走到了滇中，1936年4月在昆明附近获释。在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中，红军严明的纪律与坚定的信仰给薄复礼留下深刻印象。在《神灵之手》中，他记录了自己跟随红军长征的经历：红军在深山密林中的突围转战、强渡江河，以及这支被他称作“纪律严明得近乎不可思议”的军队如何行军、作战、做群众工作，甚至善待一位外国传教士等等。这样的内部视角，在整个长征的记述中是独一无二的。《神灵之手》这部书于1936年12月在英国伦敦出版，出版时间比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还早近一年。在48年后的1984年，山东省博物馆工作人员偶然发现了这本书的英文原版。1989年，该书中文翻译完成，以《神灵之手——一个被红军释放的外国传教士的见闻录》为题，在学术期刊《贵州文史丛刊》全文连载，这是该书第一次进入中国读者视野。2006年9月，黄河出版社推出完整单行本《神灵之手——一个西方传教士随红军长征亲历记》，被原新闻出版总署列为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重点图书，并正式公开发行。

这本书是全世界第一本关于长征的英文书籍。作者把目光落在红军队伍内部的日常生活上——红军如何严守纪律、如何对待群众、如何对待一名被暂时扣留的外国传教士。这些细节为后来的长征叙事提供了重要的一手史料。薄复礼在书中直言：长征的艰苦，是对人类生理极限的摧残。长征路上的红军日均行军37公里。这不是平坦赛道，是泥泞山路、原始密林、雪山沼泽；这不是轻装前行：普通战士负重9公斤，通信兵、医护兵负重高达20公斤。

最让薄复礼震撼的，从来不是苦难，而是极致绝境里丝毫不乱的军纪。行军借宿，绝不扰民。未经百姓许可，官兵宁愿露宿荒野、席地而卧，绝不踏入民宅半步。他记录过一个极致细节：部队隐蔽防空时，驻扎在一片成熟的柑橘林中，满树金黄硕果。只因无法确认果园归属百姓还是地主，全军无一人伸手采摘。饥寒交迫、前路未卜，红军官兵却能抵住极致诱惑。这种纪律，在全世界军队中，都是无可复制的传奇。

薄复礼用一本《神灵之手》让西方世界第一次知道长征。这部书的可贵之处，诚如萧克将军所言：“他记录了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的一个侧面。历史是多方面的，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自然也不例外……薄复礼从传教士的角度来观察红军、理解红军，记下了他的所见所闻以及他的感想，的确是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对于我们研究红军有很好的参考价值。”一个外国人亲眼所见、落笔成书，从侧面回答了一个民族在绝境中如何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而红军坚定的理想和信仰，也将永远照亮后人前行的道路。

迷彩书屋



视觉阅读　北　上（油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藏）　高　泉作

这幅画创作于1996年，反映的是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甘孜会师北上的历史事件。画面取景开阔，前景是一位红军指挥员与藏族同胞惜别的场景；在他们身后，全副武装的队伍打着红二、红四方面军的旗帜，向雪山前进；道路两边是前来送别的藏族同胞，墙壁上有“北上抗日”的标语，表达了红军北上的坚定决心。整幅画画面明亮，光线充足——阳光透过云层落在金黄的草地上，远山白雪皑皑，给人以纯净、通透之感。画家用抒情的笔调，描绘了藏区的地貌风光，艺术地渲染了红军队伍如滚滚向前的铁流奔向光明前路的历史场景。（刘佳霖辑）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100832　查询电话：(010)66720114　发行电话：(010)68586350　定价每月20.80元　零售每份0.80元　承印单位：解放军报社印刷厂